

(美) 鲍晓兰 著 | HOLDING UP
马元曦等 译 | MORE THAN HALF
THE SKY | 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书系
天津人民出版社

顶起大半边天

纽约市的华人服装女工1948—1992

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书系

顶起大半边天

纽约市的华人服装女工 1948—1992

(美) 鲍晓兰 著

马元曦等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顶起大半边天: 纽约市的华人服装女工: 1948 ~ 1992/
(美) 鲍晓兰著; 马元曦等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7-201-06527-4

I. ① 顶 … II. ① 鲍 … ② 马 … III. ① 华人—
妇女运动—历史—美国—1948 ~ 1992 IV. ① D634. 371. 2
② D447. 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523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2-2009-179

Holding Up More than Half the Sky: Women Garment
Workers in New York City, 1948-92

©2001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University of Illi-
nois

Reprint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Tianjin People's Publish-
ing House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13.5 印张

字数: 400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中译本前言

一年多前，怀着对英年早逝的鲍晓兰的不尽哀思，我们彼此联系，商议翻译她的英文专著《顶起大半边天》。每个人都忙，可是一听是翻译晓兰的书，大家都一口答应了。我们这些晓兰的朋友，有的跟她共同工作过多年，有的和她仅见过一两次面，对她的敬爱和怀念却是共同的。

晓兰1949年出生在缅甸仰光的一个华侨家庭，5岁回到中国，其后在香港和内地读书成长。1980年代，她去美国，在纽约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晓兰在海外出生，怀着爱国热情回到中国接受中学、大学教育，然后到美国读研究院，她的特殊经历和学历，使她对普通人，尤其是普通妇女，有一种特别的情怀和真诚的关注。晓兰80年代在纽约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期间，正值美国历史学界社会史研究、妇女研究蓬勃兴起，她努力学习最新的学术成果，将美国历史学界的最新理论和研究方法运用于对华人社会的研究，穷十年之功，写出全面记载纽约市华人“车衣女工”历史的《顶起大半边天》，填补了一大历史空白，对美国华人史、尤其是美国华人妇女史作出了重大贡献。晓兰的这部专著，不仅有扎实的档案研究和缜密的理论分析，而且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大量的口头历史访问，使那些历史上长期被忽视的华人女工终于在历史著作中留下了自己的身影和声音。晓兰对这些普普通通的华人女工有真诚的关怀，她也有将她们的奋斗、她

们的声音载入史册的特殊语言才能——晓兰会讲普通话、广州话、潮州话、台山话，她对许多女工进行过多次口头历史采访，对她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有深刻的理解，读者自可在字里行间看到晓兰对她的研究对象的敬意和深情。

晓兰是这样一位有深情和热情的学者，学院的象牙之塔是限制不了她的。她的人文关怀跨越国界，她的足迹遍及纽约中国城以至中国的广东、云南、四川、贵州。而且，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她更看重的是参与和集体合作。早在1989年，她便联合同人，创办了海外中华妇女学会（Chinese Society for Women's Studies，简称CSWS）。多年来，CSWS和中国本土的妇女组织共同主办了各种妇女问题研讨会，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和贫苦农村，为帮助改善当地的妇女生活出谋划策。晓兰是这些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积极参与者。平时，在教课的繁忙之中，她联系同行，研究出版有关妇女运动的著作；一到暑假，她便离开她任教的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回到中国，与同伴们一起献身于公益事业。把自己学到的知识用于社会改革运动，晓兰是知识分子的楷模。

晓兰在写作《顶起大半边天》时，与许多中国街的衣厂女工成了很好的朋友；她在中国从事各种妇女活动的过程中，也和海外、大陆的妇女工作积极分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晓兰的热情、真诚、责任感和人格力量是但凡认识她的人都难以忘怀的。晓兰加州长滩的家是中国客人理所当然的借宿之地。听说谁病了，晓兰会寄去营养品。相反，在她病倒了之后，为了不给朋友增添任何情感心理负担，她毅然中断了与大家的联系，独自承受病痛的折磨。

晓兰是一个真正的女权主义实践者。在晓兰身上找不到丁点虚假、做作、自私或者傲慢，她对任何形式的父权压迫的高度敏感，她对社会公正平等的理想的不懈追求，她对女权主义“姐妹情谊”（sisterhood）的身体力行，不仅体现在她的各种学术著作和公益活动中，也渗透在她的日常待人接物的行为方式里。她对我们大家的鼓舞和影响是深刻而持久的。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感到她就在我

们身边,时时跟我们对话。我们为有她这样的朋友自豪,为我们的共同事业和理想自豪。我们翻译她的研究成果是为了纪念她,也是为了继续她为之力尽毕生的事业。

译 者

2008 年 3 月

悼斯人 感斯文 继斯魂

——忆悼晓兰

(《顶起大半边天》代序)

鲍晓兰博士的《顶起大半边天》中译本终于问世了，马元曦老师与出版筹资方代表高小贤老友嘱我写一篇序，这对我是一件神圣又义不容辞的事。翻检 20 年最美好、珍重、怀恋、痛惜的记忆，在斯文将问世于作者故国，斯人却仙逝异邦一千六百日之际，唯以拙文悼斯人，感斯文，以继斯魂！

悼 斯 人

一想起晓兰，揪心的记忆就回到 2006 年 1 月 27 日。上午，来自西安的一个长途电话打破了我内心的宁静，是小贤打来的，她泣不成声，告诉我一个最不幸的消息——我们共同的好友晓兰病逝！她还说，晓兰任教的南加州大学长滩学区、旅美中国史学会与中华海外妇女学会等组织机构正在筹办悼念晓兰的活动。作为陕西省妇女与婚姻家庭研究会发起人与负责人，小贤还告诉我，她们研究会也在筹备组织中国国内悼念晓兰的活动，委托我撰写悼词代表她和国内朋友发往美国并发表在“西部女性网”上。放下电话，强忍悲痛，忆起晓兰历历往事——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她首倡、领导和参与创建中国妇女学与从事妇女发展的全过程，她跨洋越洲，参加学术研讨、访

问讲学、调研培训……2003 年底,她突然中断了与大家联系的途径和信息,2005 年夏天从美利坚大学周颜玲教授那里知道她又开始执教上课了,我们盼望再与她相会,不期传来的竟是噩耗!重托之任,情感之寄,促使不敏的我当即写了如下文字:

惊闻海外噩耗,痛悼挚友晓兰!天不假人以年,人杰英年早逝,痛何如哉!大洋阻隔,挡不住祖国姐妹的哀思;天长地久,忘不了你的人格风范!

我们相识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其后 14 个春秋,你一到假期,就往来穿梭于太平洋两岸,为了共同的目标和事业——实现性别平等和社会公正,你与我们相聚,探讨妇女/性别研究,关注妇女与发展。从祖国东部的北京、天津、南京、广州,到西部的成都、昆明、贵阳、西安……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激动人心的论坛,几多民族地区考察,几多贫困农村的访谈……你都给同胞带来最新的知识和信息,也带来了友谊和温暖。祖国处处留下了你的足迹、音容、笑貌,也播撒下你的智慧、知识、正直和勇敢!

在美国的纽约、波士顿、洛杉矶、长滩……我们也常相聚,除了讨论、开会、翻译、出版,还受到你姐妹般的款待,你的家成了访美的接待站。亲身领略你在长滩的美誉,使我们增添了民族自豪感!我们知道了你风华正茂,胸怀壮志,远渡重洋,负笈留美,潜心女学的过去;也亲见你执教长滩硕果累累的今天——你的学生说你热爱他们,赞你治学谨严,宽厚待人,责己甚严;你深受学生爱戴,也被同行敬重称赞!凡是与你交往的人,不论肤色、性别、年龄,无不被你的美德学识感染!你的学术声望,来自你的呕心沥血之作——《顶起大半边天》!

你正是擎天之柱,让别人生活得更好,而自己却扛起重担;你付出太多,从不求回报;你过早离我们而去,令我们怀着深深自责,将成为永久的遗憾!你给予我们的太多太多,我们为你做的太少太少;只能用我们的行动,做好你心仪的事业,完成你未

竟的心愿。你亲自开辟浇灌的中国妇女学正在成长壮大,你牵挂的民族和贫困地区的妇女发展正在发生改变。我们,作为你的战友,一定不辜负你的拳拳报国之情和实现性别平等的心愿!

安息吧,晓兰! 让我们及后继者永远记住你——晓兰!

您的远在中国的朋友:(署名略)

2006年1月27日

最早知道消息的朋友纷纷来电署名,几天后国内上百单位、组织与个人联署;两周之后,悼词用英语响彻在太平洋彼岸晓兰的追悼会上。同时,陕西妇女与婚姻家庭研究会的“西部女性网”还设置了专门网页,收集晓兰生前文稿、图片,还有天南海北的合作者与友人的回忆纪念文字,传遍了海北天南……

接着,小贤又与海外中华妇女学会德高望重的马元曦老师开始商议翻译晓兰的专著——《顶起大半边天:纽约市的华人服装女工(1948—1992年)》,于是一个志愿翻译、编辑、联系出版、筹款的团队开始了四年历程……由于联系美方出版社版权事宜诸多曲折,一直到今天晓兰呕心沥血的著作才奉献给中文读者。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这是一位海外华裔女学者报效祖国、热爱人民的赤诚丹心和追求公平正义、献身学术的精神,也是一群不分居所、年龄、职业、专业的中国女性主义者对晓兰的热爱、敬慕、思念、追怀的心!

感 斯 文

晓兰的这部《顶起大半边天》,不是一般的历史著作,书里面寄托沉积了她的社会理想、人格和学术志趣。读斯文,感慨万端,思绪联翩。作为历史学者,晓兰倾十年之心血,对美国华人移民中的劳工史进行跨国度(从中国到美国)、跨时代(百年)与跨地区(旧金山、纽约等)的实证研究;从查阅档案、文献和对已有研究的梳理,以及实地考察、参与观察甚至大量口述访谈,都表现她严谨的治学态度与良好的史学素养。作为妇女史学家,她做了一项填补美国工人阶级中的华

裔移民女性史或曰美国移民史中少数族裔女工史空白的开拓性工作。该书以纽约服装工业中华裔工人阶级家庭女工及其前辈的生活经历和家庭与社区的角色贡献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发掘历史的一个重要却被忽略的部分,并以此来探讨美国工人生活中阶级、社会性别和民族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

晓兰的书在中国翻译出版,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是选题还是理论方法上的启示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现出来。

首先,是从写什么看本书的社会价值。在这里,我想多费些笔墨,因为晓兰在近二十年的治学历程中,有一半的时间和精力给了书中的研究对象。

治学为文,掌握理论方法的学术训练固然十分重要,但作为社会人文学科,没有社会关怀、人文关怀与弱势关怀,研究的价值成就将大打折扣。选题与选择研究对象就是重要关键。关注什么?为谁发声?怎样发声?作为女性主义史学家的晓兰选择受忽视的处于美国社会最底层的华裔制衣女工群体(当然女工不是一个整体)——她们中间有20世纪60年代以后先后来自香港、广东、中南、中原等地不同家庭、教育、职业背景的移民女性,如结婚20年后直到70年代初才到美国与丈夫团聚的杨太太,她肩负励夫创业、做工养家、操持家务、养育儿女的多重责任,“顶起大半边天”对她和更多华裔女工来说当之无愧,也绝非过誉溢美。再如60年代以来逐步从大陆移民到美国的、经历过男女平等洗礼的贾麦穗、梅姿嫣、王英、关少兰、严苏珊、叶月好、凌坤儿……更是身兼家庭、职场、社区和工会的多重角色,是家庭的顶梁柱、社区积极分子,为争取制衣女工的权利和福利而英勇、无私、智慧地领导罢工,取得了胜利,赢得了社会尊严、社区尊敬和女工的信赖……还有她们的前辈——受美国排华政策影响的那些早期美国移民华工的妻子,如20世纪前半叶广东四邑侨乡与“公鸡新郎”“替身”结婚后漫漫寡居岁月的黄家姑娘和高英们,除了孤独劳苦,公婆苛责,还要严守贞操以免遭“浸猪笼”的惩罚,甚至还遭受猜忌或来自听信流言飞语的丈夫的暴力与杀害……尽管承受父权压

迫、种族歧视、阶级剥削，但是，无论在故土，还是在海外，从广东三邑和四邑区“女屋”中的妇女联络网，到1982年纽约中国城的大罢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维权斗争，她们都毫无例外地在艰难中求生存发展，在逆境中抗争，活出志气尊严！

与一些仰视精英、锦上添花、俯视大众的华人移民史写法不同，晓兰就是要将这些名不见经传、事不入史载的平凡而伟大、纯朴而智慧、柔韧而坚强、位卑而高尚的女性及她们的事迹（包括艰辛、奋斗、责任、团结、抗争、胜利）写进史册，不独是树碑立传，重要的是总结这段人类历史特别的经历体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她自道：“十多年的观察，我访问了一百多个人，包括工人活动家、纽约中国城的长期住户、华人社区不同社会组织的成员、前国际女服工会23—25支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以及纽约其他一些跟服装工业有关的机构。但是，大多数的访谈对象是华裔服装女工和她们的家庭成员。”晓兰是如此熟悉她们的生活与经历，理解她们的喜怒哀乐，十年间与她们交朋友，足迹踏遍广东侨乡与纽约、旧金山的China-town。晓兰从来是怀着真诚的尊重敬意与不同时代的“姐妹”来往、交心，探讨这一段历史，她们才对晓兰无话不谈，讲述自己的故事，倾诉自己的心声，痛苦、烦恼、愤怒、激情、喜悦、向往……我跟着晓兰的叙述，深切感受到晓兰被她的事主感动着，她们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生活智慧，处变不惊惩恶扬善的勇敢正义，自强不息维护权益的生命尊严在书中俯拾皆是。如引领1982年纽约制衣女工大罢工的贾麦穗，在少年时期就敢于抗议会客时女孩后吃菜的家规并取得成功；在维护工人利益上，她把正义放在家庭忠心之上”，她的表兄弟老板克扣女工工资，她闻知从外地乘飞机赶回纽约，交涉不成便组织罢工。她说：“……我自己就是工人……我从来没有把亲戚关系看得跟工人的利益一样重。坚持正义是我生活的准则！”作为天才的组织家与演说家，她经常适时恰如其分地引用作为“男女平等”和革命时代遗产的语录作为精神武器，如在组织1982年纽约罢工时，她用“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在罢工即将取得胜利个别雇主负

隅顽抗时，她又引用“螳臂挡车不自量”，“蚍蜉撼树谈何易”来鼓舞士气。一位女工这样叙述自己罢工的经历与感受：从宣布罢工开始，她“背着一岁的女儿，手里牵着五岁的儿子的手，来到中国城”……“以前，我从没有感到天空是这样蔚蓝，日光是这样明亮”……“当我行进在罢工的人群中，我感到我是如此的有力量”！在两万多华裔服装工人集会中，有一位96岁高龄的华裔退休女工，她头戴工会帽，拄着拐杖，打着工会旗帜，走出她的中国城住所，站在会场前面，表示她对罢工的支持。

晓兰还讴歌了罢工锻炼和凝聚女工的精神遗产，就是在女工团结组织过程中的人才辈出后继有人，像工人代表叶月好、凌坤儿，还有基层女工严苏珊、梁南茜……在贾麦穗的直接间接影响下，成长为社区或工会为女工维权的积极分子。在罢工胜利后，她们除了继续为女工个人维权，还关注女工群体的性别利益与需求，如她们发起建立工会“日托中心”的社区运动，经过6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建立了一座满足80名幼儿需要的日托中心，解决了女工的托儿困难。再如出生在菲律宾的凌坤儿，敢说敢为，仗义执言，她为80年代以后来自中国大陆的女性新移民办手续，为女工讨工资，求必应，应必行，行必果。她经常安慰求助的人：“别着急，工会是你的后盾，我们会尽力帮助你。”她晚上回家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工人的事打电话，“当了解了所需要的一切之后，我会到老板那儿去，直接和他谈。我会提出我的证据……无法胡乱抵赖，老板只有认输。”为此，她得到“凌大嘴”的绰号。罢工精神遗产一直延续到90年代组织服务于社区与新移民的项目，如转介新移民进时装学院，办星期日英语补习学校，介入家庭暴力事件，推进工会内部的公平运动……晓兰讴歌与赞美她们，书写她们的历史，正是她的价值取向和精神所寄——赞美中国劳动女性和中华民族的气节与智慧。

其次，是从怎么写看本书的学术价值。

该著以移民美国的制衣女工为重点研究对象，女工既不是铁板一块，又不是单一的性别或阶级的身份，而是处于复杂变化的历史文

化、移动的场所中,面对各种身份归属认同,工作场景压抑,因而采取不同的策略以求生存、争权利、保尊严。晓兰在书中是如何进行以社会性别为中心同时将诸多介入交叉互动的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分析的呢?这对中国的妇女研究同行更有启发导向意义。

晓兰在“前言”中谈到,该书不同于一般妇女史的写法,是运用“跨民族”的方法和社会性别与多元视角交叉分析,将美国华人移民劳工特别是制衣女工置于种族、族裔、阶级、性别、代际等多重关系的历史变化中,揭示社会性别嵌入其中看到的复杂关系。

这里可分为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一是多重身份与关系的交叉分析法,二是同属女性的差异分析法。所谓交叉分析,是指将女工及其家庭置于种族、族裔、阶级与性别动态变化的关系中,从书中叙述的历史过程来说,华裔移民一直受到美国移民法制约,种族压迫与歧视表现为1882年的“排华法案”直到1943年才废除,那些二战后移民到美国的华裔“分居妻子”才得以与丈夫团聚。晓兰的研究告诉我们,对于种族歧视下的移民,美国决不是男女华工的天堂,像杨太太婚后20年到纽约,一方面惊异并不满于这里艰难的生存环境,不满于丈夫的堕落潦倒;另一方面又坚强地担负起家庭日常生活、抚慰激励丈夫创业撑起这个破碎的“家”的部分责任,自己还要到制衣厂做工挣钱。那些60年代以后陆续移民纽约进入制衣女工行列的贾麦穗们,在与华裔制衣承包商的劳资关系中受盘剥的同时,也间接受白人制作商的剥削与欺凌。正因为前者的存在,才有贾麦穗与克扣女工工资的表兄弟老板一刀两断,义无反顾地为华裔女工讨回工资;正因为后者中的白人制作商与行业工会、工会矛盾的激化,才引发了制衣女工的大罢工。这种种族、族裔、阶级、性别交叉缠绕的复杂关系在1982年纽约华人制衣女工大罢工中更加显现,书中将领导罢工的女工领袖们周旋于行业工会、白人制造商、华人承包老板与美国当局之间,为女工争取权利的努力全面呈现:她们既要与摇摆于种族认同与女工阶级利益维护之间的行业工会周旋,变换软硬策略引导工会站在女工一边;又要在白人制造商和华人承包商之间实行打拉战术,

迫使制造商让步；还要诱导华人承包商与工会签约而分化瓦解他们，最后迫使绝大多数承包商签字保证女工的斗争取得胜利。书中用事实告诉我们，在实际处置多种复杂群体身份和权利关系时，既不能在种族矛盾上升、族裔认同突出时模糊了阶级分野意识，又不能在阶级认同中忽略性别权力关系，这些性别权力关系表现在家庭的劳动分工、暴力中，也存在于职场中的位置与待遇中，同时也表现在社区忽视女性需求和利益的博弈中。面对纷纭复杂的矛盾甚至压迫，妇女不总是弱者，如社区女性活动分子反对在市区中心建立看守所并力争建立一所全日托儿所，以及对家庭暴力受害女性的救助等就是生动的例证。这里的实证研究远比读一大摞经典论述明白易懂。

再看移美华人女性之间的差异，晓兰的实证研究使事实显而易见：除了时间推移形成的代际差别，还有来自不同原住地以及家庭背景、教育等多方面的区别，书中涉及的最早随夫移居的老一代华人制衣女工，多来自广东四邑和三邑侨乡、香港和台湾，她们那一代是生存与创业；而60年代以后来自大陆经历男女平等和“文革”洗礼的移民，涌现出一批叱咤风云的工运领袖、自觉服务的社区骨干也决非偶然，尽管后者在生存上并未完全摆脱困难，但其阶级觉悟、性别意识与时俱进是显而易见的，像贾麦穗就是典型代表。也有不同地域的华人族裔女性，如来自菲律宾的凌坤儿，豪爽慷慨，以工人代表身份自觉为女工讨工钱，“单骑”斗老板；第二代华裔女性关少兰，汉语并不好，受过良好教育而长期为女工利益服务……尽管80年代大罢工过后，伴随着全球化纽约的制衣业逐渐衰微，但当今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自由贸易链条中，那些在国内、国际流动寻找生存空间、遍布于国际资本生产车间中的女工们，更加需要晓兰书中不同时代华人制衣女工精神的衣钵相承，书中那些浮雕般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女性英雄群像，不但鼓励今天的旅美华人，也将永远激励着在中国本土生活工作着的所有女性。

继 斯 魂

文如其人者不乏其例，而行如其文的学人所见鲜矣。晓兰是那种将做人、行事、著文融合为一，人品、学品、事品密不可分的人。她是学者，更是践行者。她的言行处事，胸襟怀抱，情志心迹，人格灵魂被海内外同道友人悼念、回忆、追慕、怀恋、赞扬，皆言发自衷，情出于理，并无半点溢美浮辞。从我之亲历见闻，略举数端，有助于解悟晓兰精神灵魂永驻的原因所在：

我最早知道晓兰的名字是1990年3月在郑州一次妇女研究的国际会议上，会议主持人发布了海外中华妇女学会成立的信息与宣言，我才知道鲍晓兰其人和她首倡的这个旨在架起大洋两岸中国妇女研究桥梁的海外中华妇女学会。两年后，我与晓兰和学会成员在波士顿相遇，那是1992年2月“赋中国以社会性别”国际研讨会的机缘，也是对“桥梁”的回应和受国内妇女研究需求的鼓动，我带去一份由我所在学校批准的“中国妇女与发展：地位、就业、健康研讨班”的意向书，与学会成员协商，很快就达成一致，同时得到与会的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的支持。1993年暑期，研讨班如期在天津举办，在整整两周夜以继日的读书、讲座、研讨中，晓兰所作的《不同社会在转型期中妇女就业问题》讲座，就是将她多年来跨国界的妇女就业研究成果与大家分享。期间，她突然收到境外患病多年的老父亲病重的急电，由于改签机票误期，晓兰没能与弥留之际盼女心切的父亲见上一面，此事至今令我遗憾与愧疚，但事后她从未提及，她是那种永远把自己的困难、病痛、悲伤深埋在心头，把自己的心力、光热、欢乐传递、贡献给他人的！

从那时起，晓兰几乎每年暑假都要回国投身妇女/性别研究与发展项目的活动，她与中美两地的同胞姐妹设计和实施了一个个妇女学建设和妇女发展的计划，为此她利用假期穿梭于太平洋两岸。下表是她从1993年到2002年患病住院前和国内合作与归国工作日程表：

时间	地点	活动	贡献
1993 年 7 月	天津	天津师范大学和海外妇女学会合办“中国妇女与发展——地位·健康·就业”第一期中国妇女与发展研讨班	作了题为《不同社会在转型期中妇女就业问题》的报告
1995 年 9 月	北京	出席 NGO 论坛	大会发言：“海外中国妇女研究”
1997 年 7 月	南京	第二届中国妇女与发展研讨班	讲座：“女性主义、差异和研究本土的重要性”
1998 年 8 月	成都	“社会性别、贫困与农村发展”研讨会	代表海外中华妇女学会与四川省妇联协商联合举办“社会性别、贫困与农村发展”研讨会有关事情
1998 年 12 月	成都	“社会性别、贫困与农村发展”研讨会	《社会性别分析：贫困与农村发展》中，参与写序，主持编辑方法篇，提供《女性主义和倾听妇女的声音——意义、方法与思考》文章
1999 年 8 月	天津	蓟县“妇女史学科建设读书研讨班”	提供论文“女性主义和倾听妇女的声音——意义、方法与思考”，口述史资料等

时间	地点	活动	贡献
2000 年 6 月	从云、贵、川到京、津	社会性别、民族、社区发展筹备会； 北京：妇女史教材编写研讨会，天津师范大学讲座	讲座“妇女史的政治意义”和“妇女史研究：比较的意义”
2000 年 6 月	陕西	陕西妇女研究会会员讲座	讲座：“口述历史方法”
2001 年 6 月	从贵州到广东	贵阳“社会性别、民族、社区发展研讨会”	讲座：“民族妇女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广州：中山大学座谈
2001 年 6 月	陕西	陕西妇女研究会会员及志愿者讲座	讲座：对女性主义的新思考
2002 年 7 月	上海	上海社科院女性文学与文化学科建设研讨会	
2002 年 7 - 8 月	从陕西到天津	陕西妇女研究会座谈会 妇女与社会性别史学科建设与课程推广研讨会	陕西：商讨有关妇女史的合作研究 天津：“移民的妇女/性别史：跨界域与跨学科研究范例”；“妇女史教学的一点体会”

改革开放以后首批留美的中国学者大多为学业、职业而奔忙，晓兰最早拿到博士学位又有一份正式大学聘任教职，她不但有稳定体面的职业，更有心爱的女性主义学术事业，她在美国的职业发展如日中天不可限量，然而她选择了两副重担双肩挑——美国大学教授的职业者和报效祖国的志愿者。她每年跨越太平洋，奔走于中美之间，